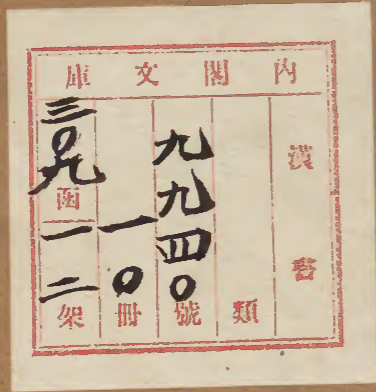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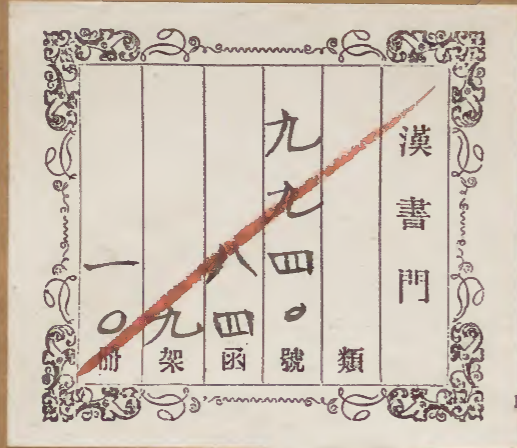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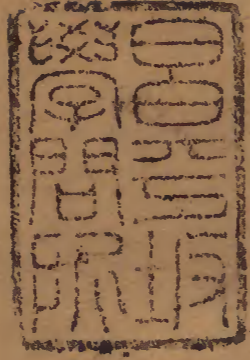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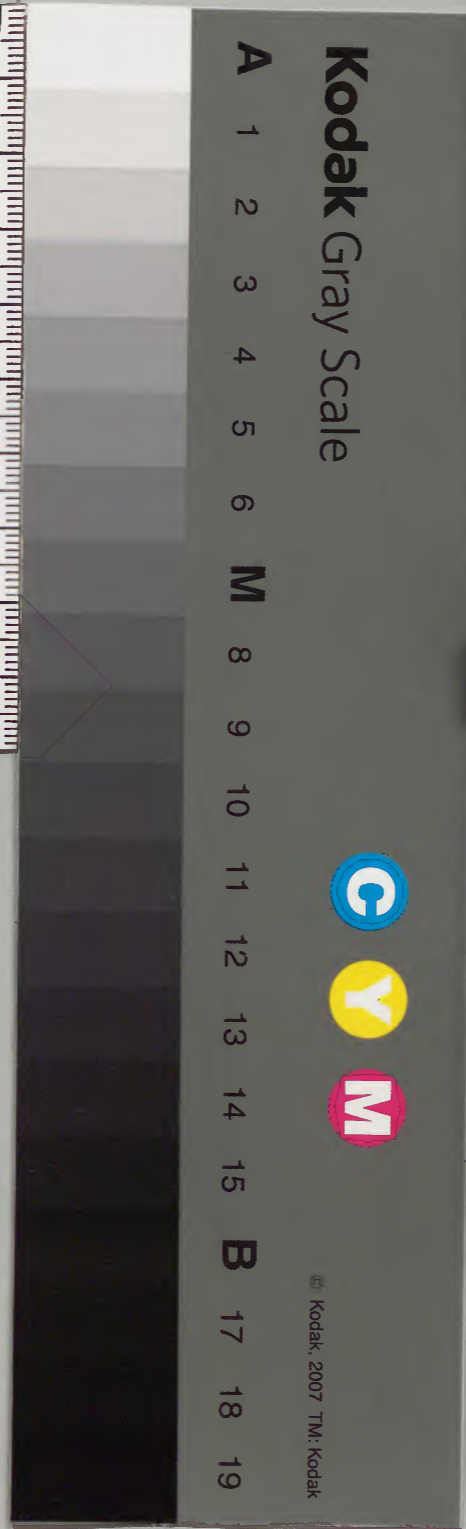


廣稽史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940
冊數	10 (4)
函號	309. 179





木子靈傳

木偶

錢福

木子靈字雕開小字減郎其先起于盤古氏母曰明
 水望月而生是名曰椿椿生八千歲當人皇時其子
 孫始煩然皆隱山谷得終其天年至帝堯時頗藏匿
 奸宄命益治之幾赤其族其幸脫者猶得世居山谷
 燧人氏時採其支屬為光祿勳神農氏又取其良為
 將作大匠椿之後稍稍用于世然未甚顯貴商之末
 有射天者始用其族而雕琢以肖之木氏遂顯然類
 皆有兩托不能自重漢高帝在白登時代美女以惑

淺草文庫

廣記 卷之四 木子靈傳
關氏又孝子丁蘭遂以母事之六朝時有名玄虛者
能為海賦而非其族木子靈者椿之後也然莫能詳
其世數子靈生于唐初當德代時幹偉中堅大具可
雕之質然成就之者耳鼻欲大口目欲小徃徃難其
人時有楊惠之氏嘗與僧繇共儻卒棄去而特喜與
木氏游遇子靈恨相見之晚為雕琢粉飾之子靈木
強約束惟命遂偉然為世所尊重奉香頂禮合掌膜
拜雖王公大人不吝屈膝其支族卑者乃公乃侯或
仕郡邑子靈雖深居高拱而其族有填溝壑者或取

以爨而過之遂大呼曰君救我君救我子靈不為動
乃恚甚曰君若不遇惠之亦溝中之斷耳而富貴而
忘我為獨無水木本源之思乎若擇而幻飾去而幻
形有不取而爨者乎子靈慚不能對然貴重者若干
年至唐末五紀之亂子靈沒于兵燹後世子孫益繁
衍雖窮鄉下邑靡不有之

太史公曰昔人嘗稱偶然題作大居士便有無窮求
福人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子靈不得為樗櫟而抱齷
滕之恨禍福善淫則又非其致矣至宋時其族有名

木假山者或以假病之答曰余家子靈子將以為真矣而世咸重之吾之假乃吾真耳

魯開地傳

土偶

錢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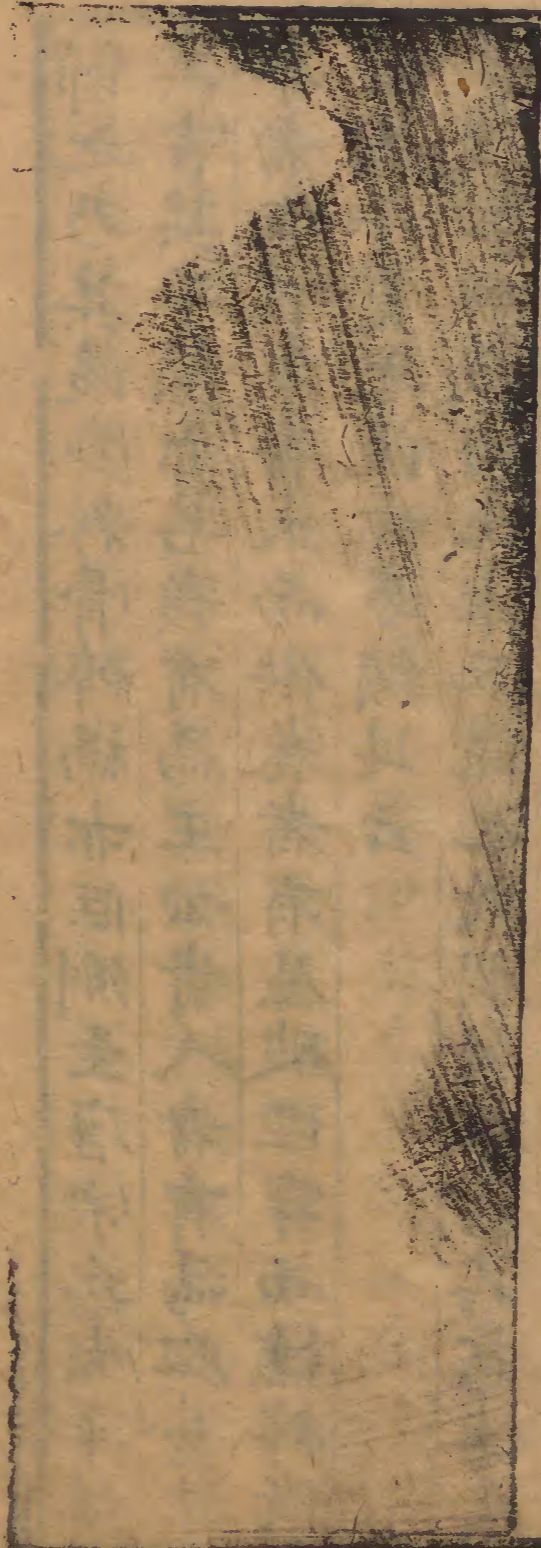
魯開地字莊成小字增郎因去土而姓魯開地之先不知其所自起或云混沌氏之後至帝堯時后土氏共大禹平水土始就封于涿陰其後有起為陶正者天下賴其器用然豆登甗甑缶之材無能大顯周之時有名犧者以屬春官漢之時有名龍者以屬太常有名九者隗囂將王元欲請以封函關然皆非后土正嫡孝武幸涿陰祠后土而求其後訪之堪輿家以茫茫無垠而止開地者龍之後也開地遠祖當東

唐詩 卷之四 晉陽地傳
昏時徵為蔣侯尸以劫西師怒髮裂背功卒不成故
累世無頭者唐天后時為天堂開地之父始與子靈
之族俱徵詣上方然畫博士以繪鑄局以金木氏曾
氏輒罷歸德代時子靈先與楊惠之游因進開地與
共事受其獎飾莊嚴光彩煥然可觀王公士庶爭進
崇重子靈心如而語侵之開地曰子不聞土復為土
乎第不知子之漂流何所耳子靈語塞遂並重于世
有相者語二子曰子靈質實項有條紋壽百餘歲然
不免火厄開地韶秀時有小小剝損然輒見憐而增

飾之乃其後身粉骨碎禍亦叵測至唐宋兵火卒如
其言其子孫亦甚夥有為王公貴人者有為輿臺隸
卒者有百年香火而供養者有屋破垣穿而憔悴倚
壁者子靈之後亦多類此云

太史公曰或曰土木所託也故朝廟木主其意遠矣
嗚呼此樹栗之說也古者不得已而寄之名號以誌
其神木主云乎哉况耳之目之口之鼻之而四肢之
吾以為土木也已矣或又曰今之為祠堂者以為子
孫可識辨也故用偶嗚呼太廟何以必主也今上

從言官易 宣尼廟以木主豈非萬世帝王之準哉



扶風侯傳

扇

姚鎮

君姓戶諱朋羽字君素別號清風軒舊為瀟湘人骨
格峭而直一不染塵凡態世固已重之既而得剡溪
葉氏子為友相與去其短而取其長通其所有餘以
濟其不足於是為完人有足濟天下者矣然唐虞以
來民用協和君亦無事於佐理者暨禹有四海祝融
氏為虐民間苦之特甚禹乃詢左右求所以副天下
望始物色君遂慨然赴命奉揚惟勤一掃而驅之祝
融氏燄遂息天下生靈鼓舞稱慶而君之功自是登

名太常矣第君性尚謙默不欲爭長銜能出入公卿
間時或引形迹以自晦有言及其功輒視而不答卒
未有能啓其喙世之人莫不賢君嚮用益切諸葛氏
起佐蜀龍驤一世無可與共事者乃獨引君為參謀
指揮三軍伯業底定其後晉王導亦嘗辟君以邽西
風之塵卒安晉鼎與有力焉君之事業隨試輒効類
如此自是時君世主恒視君為尚方之寶士大夫相
與愛護維持無敢用其點污天下事每得君一濟故
其姓氏之著雖外夷間且有能道之蓋衣被如伊周

而猶能極之久遠進退如孔孟而未嘗艱於遭遇追
逐不吝於嬰兒終可以動萬乘之貴族類滿天下顧
無一不本其宗祖其在君者俱足韻艷世未有傳其
事躋之毛穎諸公列者是亦豈非秉筆者一欠事歟
余故備書君之本末以補太史之缺俾君之名亦曰
是以不朽云

陳玄頴川人周封舜後胡公滿於陳曰以為姓自八
世祖敬仲奔齊後竟不顯父松養高林壑足跡不至
城府秦始皇過頴川召松欲官之松固辭乃遥封為
大夫同郡柏梁氏來賀松臨風嘆息曰茲固當唁矣
何以言賀先是其妻感孕之夕夢有黑龍據其腹松
自筮之得貞離悔坤為明夷上六爻變而之賁謂妻
曰是卦不吉而吉蓋離火也坤土也火為文明而坤
有國邑之象後若生兒其以文章顯乎頴初得明夷

陳玄傳 星

易宗周

陳玄頴川人周封舜後胡公滿於陳曰以為姓自八
世祖敬仲奔齊後竟不顯父松養高林壑足跡不至
城府秦始皇過頴川召松欲官之松固辭乃遥封為
大夫同郡柏梁氏來賀松臨風嘆息曰茲固當唁矣
何以言賀先是其妻感孕之夕夢有黑龍據其腹松
自筮之得貞離悔坤為明夷上六爻變而之賁謂妻
曰是卦不吉而吉蓋離火也坤土也火為文明而坤
有國邑之象後若生兒其以文章顯乎頴初得明夷

夷傷也昔箕子以之而見囚吾知不免矣未幾有無
賴子棘不為松所容奔告於秦曰陳公怨深圖大今
潁川以南皆其所據不早除之必為後災始皇怒使
蒙恬伐之恬諫曰不可伐以聲罪松齊民守田舍無
爪牙以利用無勢分以凌人今以流言襲之潁人必
自恐潁人恐天下搖矣始皇不聽恬至潁川或勸松
遁去松曰先人之土不可棄也矧吾以讒致禍天若
喪予其何能逃恬亦募人生致松而夷棘之族松背
縛見恬恬載之後車歸告於始皇曰臣往問罪松實

無辜願陛下待松以不死始皇乃并其妻囚之土官
已而生玄時赤光滿室松願其妻曰此非文明之兆
乎易於是驗矣始皇崩守宮者歛人曰竊玄以歸玄
幼質疑重獨緘默不言歛人乃延師端模以作成之
時天下多亂玄韜晦不出漢高祖既定位不事詩書
後聞陸賈言乃稍用儒術玄聞之隨歛人至長安因
賈以進由是日見親幸叔孫通起朝儀張良立制度
蕭何定律令玄與有功高祖一日召玄問家世玄泣
以對高祖歎曰始皇苛虐如此安得不亡乃授玄龍

香太守贈為松滋侯玄自掌機務勞瘁日甚高祖見其羸瘦顧謂玄曰朕以國事勞卿至此奈何玄對曰臣幸際聖明得竊名以傳不朽雖捐軀殞命亦何惜哉自是不踰月而卒高祖憐之詔有司自今陳玄子孫賢者皆錄用時有假玄姓以求蔭者左右察其實以聞高祖立斬之自是無敢冒者

史臣曰自古得天下者必資於才然天生賢才以遺人國亦何嘗有厚薄哉顧其君棄之而不用用之而不從是故國勢日孤而危亡繼矣夫智長於疑而才

充於抑雖中人之質猶得以自奮而况英雄豪傑鴻飛龍卧以待天下之清者哉斯不云乎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以是知漢三傑而下多秦之逐客不謂一陳玄也雖然藉寇兵而齎盜糧呂政誠可鑒矣若蒙恬者亦秦人之賢哉

陳玄字元明，京兆長安人。少時，其父玄孫尚清有美才，
 乃隨外姻附舟入京師。聞穎川陳玄孫尚清有美才，
 竟往接之。一見如故。唐明皇聞其名，乃併尚清召之。
 玄亦隨之。中入之。玄亦隨之。中入之。玄亦隨之。中入之。

石虛中傳

端硯

易宗同

石虛中山後人。其先與歙之龍尾溪石氏同族。祖青
 游羅浮至高要愛端溪山水之勝遂家焉。父諱子性
 剛介隱居未嘗炫燿。虛中初生時有異人相之曰此
 兒紫眼有稜他日必以文章顯。父由是深藏之。有金
 氏子雅好修飾。虛中與之游。益加砥礪。一日端守見
 而奇之曰此子廟廊之器。少加文墨。即有大名。虛中
 乃隨外姻附舟入京師。聞穎川陳玄孫尚清有美才
 竟往接之。一見如故。唐明皇聞其名乃併尚清召之。

命為左右史一時詔制多出其手明皇與太真幸沉香亭召翰林李白作清平調羣臣皆不得預獨左右史與高力士在焉明皇謂太真曰朕嘗以文事屬和璧顧其性遲緩不若虛中之英毅也自是益器重之未幾安祿山以幸進明皇寵之至與太真對食戲為塞酥之詠虛中從旁竊笑顧謂尚清曰此禁宮實錄也吾輩職司記載茲不傳後世何以為戒祿山雖極貴幸虛中每見必趨避未嘗少屈祿山譖而廢之虛中閉門歛跡無怨言祿山反明皇入蜀太子在靈武

遣使召虛中即奔至叩首對曰昔至尊斥臣等而親祿山使忠言不得以上進臣等知有今日久矣時裴冕勸太子即位虛中曰不可中原人心日望殿下收兵討賊今至尊遠狩逆賊縱虐不先聲罪而遽正大佐可乎太子頷之乃命同中書上表請旨并召諸路勤王後賊平以功封即墨侯年九十始乞休致上尤眷愛不已時或召賜顧問以其子浚磨罷侯爵而諸孫皆顯於朝由是端溪之石遂名於天下矣虛中性沉靜寡嗜慾平居未嘗忤人人皆重之故得上壽云

史臣曰處功名之盛能不以進退而貳其心卒以令終者吾於唐之中葉得一人焉汾陽郭子儀當天寶之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乃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誓不還願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綴旒然而能輔太子存造王室及大難畧平遭讒致謗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退無纖芥自嫌蓋其心在王室知有其君而不知有其身耳若虛中者謂非其類歟世之為人臣平時受君恩享厚祿一旦臨利害奉頭鼠竄視其君如路人者聞此亦可愧矣

桐君傳

琴

孫承恩

桐氏著姓最遠炎帝時已有之質本木訥而有文翰帝才之始隸籍大司樂以其能禁人非心故又謂琴氏世以本桐出也故猶稱桐氏云在舜時尤著禹治水轍迹遍天下東行至徐州遇君子嶧陽載以後車命徐州牧貢于帝都舜日與賡歌南風之詩天下大治論者謂其功不在五臣下後命夔典樂桐自請願備器使韶樂之盛桐績居多焉在周時從文王居姜里賴以遣釋周公相成王悉徵雲和龍門空桑之良

以備用時得人為最盛孔子道既不行于春秋尤樂
與桐氏友每有所感必即桐鼓而歌之桐輒能明其
意爾後嗣日蕃人益多與交者凡狐臣孽子幽人貞
女隨其遇各有所得有伯牙氏者與之尤善每謂曰
吾生平有山水癖惟子與我共耳時有鍾氏者獨知
二人相契之密子期死牙與桐寢踈論者謂人惟務
取友固不必人知若牙者亦隘甚矣子賤為單父宰
慨然有志虞氏之治徵桐氏日與周旋邑用稱理晉
稽中散康常欲結為浚齒交稽後以罪被戮時猶

相視為永訣卒不負其言時又有戴逵阮瞻者亦雅
善桐人有求識桐者輒就二人既不問賢否悉與進
戴則務擇人苟非其人雖王公弗與至不勝厭輒擠
桐氏以絕求者戴則暴矣非桐之罪也是後獨柴桑
翁深會其意作志言交每相對一咲嗒然忘形人莫
窺其際也桐為人冲雅和樂聲合律身中度金和玉
節備八風四時五行二儀六合之象其同輩若秦阮
氏者俱不可同日語也雅好潔且惡煩囂延之者必
闢靜室焚香坐以石榻尤宜月夕與語益快意傾倒

然頗不為時俗所識其未遇者多為野人所折辱漢時有得之俾供爨者蔡邕偶過之聞其悲鳴急邀以歸邕戲之曰微余子其燼乎曰提挈之見其裾有藝迹目號為焦桐氏唐明皇嘗召對便殿語未竟輒叱去故終明皇時弗顯桐後亦頗逐時好多隨人意出新巧聲其族散處天下既衆然率以年老為良其壽者多至三四百歲面作縐文識者輒能辨之曰此斷文桐氏也嘖嘖加賞至以儕于焦尾云

論曰桐氏固多賢然亦曰人而成余嘗慨想虞周洵之盛生其時者賦質既良而又有舜文仲尼為主故其言論風旨高明廣博有太古之遺意焉所謂聖之徒者非歟降及後世其德少衰矣臨邛之事千古之羞而桐亦與焉視祖德何如哉世之欲友之者亦慎之而已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温湛傳

湯泉

嚴時泰

温湛字去垢關西人也居驪山下其先與寒士同宗而異派雖不及寒之繁衍而世德温然人咸稱之因以為氏禹受舜禪先期沐浴方隆冬諸寒皆塊然僵徑不為動惟湛始祖沈内融外洽藪氣和蒸禹用而悅之遂命主湯沐之地故又姓湯氏十七世孫涪佐成湯以盤銘新天下功成封天水郡侯春秋時有名沂者居魯城南有左右逢原之學曾皙嘗率童冠從之游資其麗澤焉歷戰國秦漢以後湮微無聞至唐

而湛始著於開元間母金氏夢燭龍入其室覺而生
湛及長神清氣溫夙出塵俗嘗逢異人授湯劑方藥
及服食金丹硫黃煉修之術湛耻以方技名秘不言
於人惟游心聖賢之學謂詩之教溫柔敦厚而易則
潔淨精微昔孔子欲學易以期無大過而又以詩訓
其子及門人可見聖人於六經尤注意於此自是沉
潛詩易不舍晝夜久之覺有溫故知新之益慨然以
師道自任專務涵容開人自新之路一時學者罔不
樂從之游以汙入者以潔出多所成就焉性不樂仕

進玄宗聞其名徵為太子洗馬不起又徵為冬官卿
六不起侍臣言湛溫雅清修寔聖世第一流人物陛
下當親屈萬乘帝乃命車駕幸其第湛玄衣玄冠蒼
玉珮以見意泊如也帝曰朕渴慕先生久矣啓沃之
益今有望焉湛對以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必溯求
心學之源涉其津揚其瀾以至於溥博淵泉而時出
之之盛於是使斯民淪肌洽髓於沛然德教中然後
為自新新民之全功帝悅初貞觀間擢十八學士更
番直講時人謂之登瀛洲及太宗崩而浸廢不講至

是帝使張說諭湛欲以為翰林學士俾湛等居其中
復太宗故事湛不可曰此人世仙境耳豈屑居之吾
當俟吾良伴入真瀛洲也說以復於帝帝微恚曰拒
人顧當如是耶說對以湛絕意仕進故放言自棄不
足責也帝意遂解卒不強其仕更數幸之湛愈感激
言臣自揣下流不可上通清要輒以戇言忤聖意陛
下不加以罪而又愈屈車駕臣仰見陛下不惟有人
君之度且有人君之體矣湛性澹朴喜效上古穴
居野處帝乃命將作匠為充拓之而起第其上仍甃

以白石時人語曰湛雖不拜學士而其身已在石渠
中矣湛得異人所授方術惟秘服食修煉至於醫藥
謂古聖賢所傳足為仁術嘗以之濟人凡血脉滯
筋榦拘攣膚革疴癢等疾罔不治之若病瀉結於內
針石所不及者亦做倉扁華陀法服病人以麻沸散
良久汗浹五臟邪穢由毛孔而散其病自愈語人曰
倉扁瀦洗腸胃之術雖神而割破腹背不無駭病者
吾法固亦以瀦洗為主但不敢割破耳然要其收功
亦未始不同也人咸避之帝自相韓休以來宵旰圖

治御貌殊瘦及服湛湯劑更腴澤殊常時楊貴妃病渴帝曰令步輦從以就湛湛診視訖對曰脉浮且沉厥首涔涔火熾於心載渴載斟此多食炎方果所致耳乃授以湯劑妃熱服之澱然汗出遂愈湛頗知妃宮掖隱微曰放古和緩以醫為諫繼言及於媯汙塗山之盛又及瀆河洲漢廣江沱所詠以諷之妃不覺悅懌知在德不在色一時屏去膏沐天然如洗帝顧而咲曰太真汝今可謂之太真矣湛從旁贊曰若妃始終能然則臣規諷之益不淺于圖史但恐妃不能

恒耳未幾安祿山生日妃言於帝欲以後三日用湛洗安祿山兒帝謂湛湛對曰臣日者云云固憂妃不能恒今果然臣若又回而助之是前言不信於妃矣帝重違妃意復強之湛曰臣頗能以尸祝代庖丁凡將牲體至者臣能爛之使歆今天下皆欲飲食祿山肉陛下若為天下烹之臣當効力若洗以為兒則不可帝乃別命內侍為妃洗之明日湛曰祿山從帝來幸知已洗兒因譏之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今祿山之洗其小孤乞濟者邪祿山雖憾之然湛不屑仕竟

不能知之何湛為人寬柔卑遜凡來者如呈身御史
識面郎官釋褐上舍去衣鼓吏脫帽露頂之詩人下
至袒臂之僧赤脚之奴皆以和氣接之未嘗少忤常
曰柳下惠謂袒裼裸裎不能愧而黃叔度亦汪汪若
千頃波吾獨不能為二人乎湛不仕而醫致富溢人
皆羨之湛曰是奚足哉吾尤善不龜手之藥若冬月
以售吳人之習水戰者則立取裂地之封亦不難然
吾不屑也其人曰先生不仕固清矣其如潔身亂倫
何湛不答帝一日問湛曰朕聞人臣不得於君則熱

中邪對曰居寵思辱是以不火而熱矣湛常病洩或
曰先生善醫何為患此湛曰予豈不能握固閉關哉
但終日納污頗多苟不一疏洩之必成癰滯故也帝
聞湛久不娶問其故對曰娶妻非媒不得願臣所處
地苦無冰上人耳帝乃擇太液宮冷淑媛以賜俾從
御溝出湛由渭親迎之相合如夙契未幾携之放浪
江湖尋赴海上不及帝臨流嘆曰此非易水之寒何
斯人一去亦如壯士之不復還也左右言湛精服食
修煉之術實非凡人而淑媛亦凌波仙後身二人既

遇固仙去蓬海耳帝曰然湛向者自言俟良伴入真瀛洲朕以為妄乃今始知其有謂也初湛常於二月中旬灌內園瓜已而結實大於狸頭味更甘美帝怪而問之曰先生何術致此對曰草木得氣之先此多胤之祥良由聖德感召臣何術之有帝以為然至是始悟其能奪化育矣時帝春秋漸高方慕長生之術及湛去恨識湛之晚忽忽如有所失命疏其後派用之

新曰秦漢以來方士鼓荒唐之說以惑人主者何可勝數湛有異術而終不肯自言於玄宗惟勉以帝王明德新民之正學豈不賢哉後世陳希夷入見宋帝不對其君以玄默修養之道而勉以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說其亦祖湛者邪又觀湛不肯為妃浴兒而以烹祿山為言其直節勁氣尤人所難及也或乃謂湛太柔少剛豈知湛者哉湛之支流末派今散處天下而惟滇為多在滇永昌為尤妙淵微濺濺皆有潤身之學可謂世濟其美者矣予方資之以與郡人圖新也故為叙其前人之美以感蒞之傳曰公侯

之後必復其始噫勉之哉

俞黜傳

烏賊魚

嚴時泰

俞黜者渤海人本姓墨氏翟之裔也入漢以來始改
 姓焉黜生而多趾及長嗜腹駢脇脩髯豐頰望之知
 為偉人性雅好讀書常曰吾耻為白丁每乘扁舟泛
 海上載圖書數卷沉潛其中武帝建元初年招選天
 下文學材智之士或勸之就答曰爵祿者上之所以
 餌士者也吾豈若優游于此哉深自韜晦絕意仕進
 久之上聞其名使水衡都尉羅密往海上物色之不
 得上曰詩云邈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自古高尚之士

大率致難如此也或言黜舟泊慶文光鬱郁無難覓者
 上復使密求之果得焉黜與密俱詣長安明日當陛
 見密顧黜謂曰君顏色頗黧恐上乍見之必駭嘗聞
 園萋能去黑盍試諸黜笑曰天生黑於予園萋其如
 子何及見上上注目良久曰是固所謂墨客者耶既
 而曰君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問以治安之道黜敷奏
 數千言皆自肺腑中流出上覽而竒之拜為子墨客
 卿自是恩寵日加每宴飲必命與白羔年耕及諸珍
 等侍而雅意向黜餘子僅取充數而已常曰與羔等

飲但知羅列臆葷惟黜在乃可謂文字飲耳耕等忌
 之從而媒孽其短曰黜文譎怪幻誕宗尚老氏其說
 卒歸於無陛下欲親近儒臣無如松滋侯陳玄者玄
 文典雅可以垂久非黜所及上曰朕固知黜非玄匹
 所以任用亦自不同特以為比若等則有間耳耕等
 慙謝一日上問黜舟居海上何恃而不恐對曰每遇
 風濤起遠岸則下碇近則維之以繩是以不恐耳上
 曰善哉他日舟楫之任當屬之君矣耕等聞而益忌
 之復譖于上曰黜之先為寒鳥所化今其吻尚如鳥

喙蓋遺體然也又曰黜貪墨暴厲雖頗有文辭要不免為克言而蹠行者願陛下察之上曰玄鳥生商古之善用人者或取諸盜賊吾復何拘朕之得黜如魚水也若等勿復言黜聞之感激至泣下愈以忠鯁自許時上方好神仙方士或言黜善導引吐納之術能縮趾至頤間上以問黜黜對曰臣但聞寡欲可以養心心得其養自可延年不知所謂導引吐納也上默然未幾上有疾醫云黔人脊榦生得之可療時內外臣工無如黜之黔者黜聞之欣然謂醫曰苟利社稷

死生以之况吾受上恩素厚今日豈敢自愛耶然此不可使聞於上在吾自為之耳乃密就刺客金錡委以身焉醫得其榦以為藥天子服之果愈已而召醫行賞醫辭曰此非臣所能以黜之榦為之藥也上不覺失聲曰我雖不殺俞黜俞黜由我而死為之嗟悼不已詔厚賻其喪賜塋腹裡地乃贈為文忠侯黜無嗣尋錄用其族云

太史公曰墨子之道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夫施於天下固不可施於君父則惟恐其不然也黜本墨氏

齊而能為君以殺身豈非善用其道者乎至于回帝
吐納導引之間而以寡欲養心為對尤可謂深中帝
心之膏肓者醫知黜以身為帝之藥而不知以言為
帝之藥也久矣嗚呼此豈醫之所及知也哉

三友傳

脚帶

羶襪

皂靴

王璽

足有三友戴元白毛士瞻皮子華戴生其先相黃帝
單羽毛之俗為文明之治世系窠絲遠生其裔也軀
段脩偉瑩潔如玉性善機巧組織卷舒以時而好脩
邊幅裁製不失尺度毛生出新羅羊氏毼毼族為人
溫柔和厚性不喜趨炎附熱與貧賤者交雖毛髮衰
落久而不厭皮生族出胡地始祖仕趙武靈王賜姓
皮氏以短捷從征伐後世子孫習染可以黃可以白
而與大夫士交則知其白守其黑也三生與足處一

舉步三人必同行出入相友而戴生與足尤親狎每促膝談禪若有骨肉相依之歡士瞻子華不悅士瞻出席躡主人曰吾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然于子則放踵而不惜彼二生固以皮幣事足下而吾獨無毳煖之供哉吾昔北遊齊國舍趙彥深而來從子矣何負于汝而使之表裏受敵于二生也士瞻咤嚅未了子華少疲隱烏屏几而卧不言若有皮裏春秋者也久之拂韋而起曰足下以韓視子誠未知孰貴孰賤若用超距攻城之勇舍我其誰歟吾嘗受咏賞于

東坡侍清談于蕭琛屈辱力士擲擊賊吏使吾腰繫百錢誠羞為子助選子能出使四方當為子致遺愛于民人子坐廟堂時一舉足當博烘堂一笑也子何外之而不惜我塗體沒雪之苦由是元白束帶以進唁于主賓曰吾于主人有大功者四吾自幼束縛之使就道理一也吾能展布其體與之交結維固二也主人周旋曲折吾必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屬三也吾時包羞含垢未嘗不精白一心以從事四也彼二生者不過躡線之功皮膚之効耳信不若吾之近裏

着已也二生倚背附耳意尚悻然元白曰始吾潔已而進也淨澄江之死練翻雪中之縞帶適見子華呻吟喘息形容顛顛士瞻敗絮自擁衣不掩胫矣士瞻曰吾瞻之在前也糝乎白雪之鋪温乎紫茸之煖適見元白計窮智短遺臭潔病子華百孔千瘡地無立錫矣子華曰二生不自憂而憂人不見負薪者及裘而衣乎皮既穿毛將安傳吾救于外戴救于內則士瞻幾有子卿齧旃之艱矣吾躓于前毛躓于後則元白幾有王緘曳布之媿矣吾惟去其故而圖其新澤

其貌而飾其躬二子處吾囊括之內不亦可以截垢納污耶二子無以對乃約盟曰吾三人奔走形勢之途趨趨盤桓受辱跨下久矣而今而後相與躡履青雲之上振步紫閣之前聞吾聲而識吾主人志願畢矣唯主人企足以待

已也三生倚背附耳意尚愕然白曰始唐漢
而進也序澄江之定練翻雪中之編帶適見子
公喘息必容顧顧士瞻敗絮自擁衣不從睡矣士
曰吾瞻之在前也參乎白雪之鋪溫乎草之履
矣即生入金屋以耕其深病子華百札千瘡地無
雲之土然汝世世聞之有聞吾聲而趨吾主人志
金鼓雖盡計策無期丁久矣而今而必財與
餘財亦二子無以博乃也國曰吾三人神志所
其疎而補其疎二子無吾策計之內不亦可以

辛元傳

朱啟

常倫

辛元字靈倩其先東海人鼻祖應劫翁以混極贊化
稱其後世澤漸斬徃徃散處民間故辛氏子孫多不
肖矣至元生而慧亮放達性好遊天下事無所不說
者及冠齋橐中裝值萬金賈遊蜀遂以貴雄西川西
川故多佳麗元安之弗念歸也為任俠自號朱離君
從僮客數十輩日以遊放為好其客窳狡者五人皆
陰為權利而孟明者為冠首即元有嗜樂咸曲為招
致各當其意所欲為用是馳騫日廣不事生產人皆

謂之浮生云初崑人申生元外戚也素於元至深其人獨負血氣數附護朱離君亦憐之兩人者相為倚重東海兒歌之曰微率父氣為主舍申翁誰為官及元之客蜀也不禮於申生申生聞之亦怒絕不與通坐是亦失勢貧不能自振矣客有說申生者曰生何拒若主之深耶朱離君習雖狂躁然仙才也足下必欲計久舍此無所與可其銳於易動輕出者用群奴故耳足下誠能返之除室與居徐說以道德之言強以清虛之宴宜無不從者申生然其計乃厚具招元

使者數返申生廼駕自往迎元、不得已強忍請申君酒數行申生起為壽因字謂元曰靈倩公天下奇士也始吾與公素昧平生托造化幸得侍君遊然僕非公止以為主公非僕止以自存雖天下至昵不是踰也今公舍雅遊狎姦細洵自娛矣竊恐一日釁發吾縱不惜朽下土公匆、將安之乎即能改圖則安固之業雖億世可也元乃佯聽之因避席謝曰君休矣行當為君改之於是申生清舍處無飲食起居皆由為之防居無何其故僕數輩陰守之而元亦數、

間出申生患之客復有說申生者曰子之守若主亦
疎矣盍求安之術也申生曰柰何客曰子昔留久
放之徒而處之以幽曠之地是宜其不從也茲尚穉
姑女留此人少壯而愈靈竊慮一朝風雨奄及則長
必舍子而他適矣且吾聞朱離君外雖剛陽其中未
必有也誠得柔貞之婦以佐之苟意念相孚可不強
而自固矣走里中袁氏子體柔懷真良偶也子盍往
求之申生大說乃從黃負媒焉黃負者戎已校尉黃
寅之婦也先是媒十餘嘗往皆不字及負往媒乃字

行卜十有一月至日令元親迎之既婚元大說果屏
舊習黜故僕深居幽寂悉如客計焉明年輒息其子
亦神異不倫朱離君夫婦咸重之秘不敢逸稍稍試
而已矣後遷泥丸里居泥丸者九年元乃携申生并
其妻子給為採藥滄洲遂不返世傳以為仙去云
贊曰詩稱其何能淋載胥及溺言附比之禍均也申
生兩資客計卒正其主以及其身可謂明哲矣朱離
君賈蜀為任俠及其一言自悟能返正以上遊豈不
誠大丈夫哉夫以厯劫翁之事觀之則其世遠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茅仙君傳

茅柴筆

陳九川

茅仙君者西漢時人不知其名有巢氏之苗裔也有
 巢支庶土著者或為茅氏世以儉樸聞陶唐氏下之
 有曰茨者脩髯不翦能驅風雨嘗佐堯以仁覆天下
 諸侯皆仰戴之封於荆雲夢之間世食沃土有才子
 曰菁生而三脊清淨能通鬼神禹治水至荆齋居夢
 帝賚以神佐物色得之命代禱祠有功江漢既道遂
 載菁俱歸告厥成功堯乃錫禹玄圭禹讓於菁帝復
 錫菁玄圭使佐伯夷典三禮世其官乃定荊州歲貢

茅氏一人待詔凡封建諸侯則命之為卿掌其國之祭祀故茅氏之族遍天下至商周猶盛世不失官周初茅氏為大宗伯之屬望氏佐之是時天下稱泰茅氏有賢曰茹與弟二人皆有龍德彙貢王庭王乃命二人輔相天官地官而以其一兼大卜大筮之職齊茅氏有神女生而有文在手曰蕙莊公夫人取子之宮中嫁為衛莊公夫人是為莊姜不見禮於莊公莊姜蠶於宮郊齋祀浴種感水土之精而孕彌月生子衛人神之莊公願以為不祥弗子乃別封之瘠土

曰是植稟母氣耳俾原母姓為女茅氏其子孫遂為衛人昭王時荆楚疆大屢歲不貢茅氏齊桓公率九國之師伐楚責之楚服復貢如初至秦茅氏始失職亡其圭而女茅氏始著代有仙術十數世至仙君乃南遊吳越入名山修鍊嘗掘伏苓於烟霧間得祖亡圭寶之曰神物固當終顯每以自隨道成乃出遊人間以度人為行亦脩髯瀟灑雖約身有度而或時禿禿不飾好書能務博采尤嗜玄酒飲酣淋漓輒濡髯掃素若畫卦草玄然及就縣而玩之文字奇古精妙

入神京數言而意象足王公大人爭延之離宮便殿
欲尊尚之皆謝不行惟高人達士招飲於名山勝地
竹亭草閣之間時往留迹人一見其顏莫不仰慕其
風神漢末知曹操有篡志而頗好文欲因而說之乃
詭名聿拉其侶左慈俱操一見握手稱意然不能用
其言慈欲變現感化之乃故驟諫操果怒趣殺慈慈
遁入羊羣呼之百羊皆應操莫知所殺命烹一巨者
盡拔其毛而管束之以遺仙君曰還君侶仙君歎曰
慈慈委蛇邪他日亦當以文顯乃受而藏之遂去之

隱迹武夷山又數百年至南宋而蒼顏如故聞紫陽
真人慕道有氣魄亦入山結廬乃出與之遊數假文
字誘之紫陽頗藉以揚名然卒不悟其意久之乃曰
是一博儒耳未足與語此復去之莫知所終自秦誅
滅諸侯郡縣天下諸茅在侯國者皆散泯無聞惟菁
嶺裔世慶故封者至今繁衍間有三脊云

太史氏曰昔帝舜重瞳晉文駢脇今菁亦三脊種傳
後代神明之胄異哉女茅厥初與簡狄姜嫄同類仙
聖之降異凡所從來久矣仙君欲寢操謀以安海內

及黜化紫陽皆不酬志大道信難行哉

廣雅

卷之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白世重傳

銀

董穀

白世重者名元寶以字行朱提人也其先裔出金天氏因生賜姓族既蕃子孫各隨其所胙土以為民居中央者為黃氏名百鍊世重居西方為白氏餘三亦然皆本金姓獨黃白氏貴震天下勢與人主抗衡自海內以及四夷無處不到而世重視百鍊尤神妙百鍊窳尊貴人不易狎不若世重之流通無方也凡民生日用布帛菽粟鹽鐵舟車土田棟宇醫藥棺槨之具鮮美華好艷冶珍怪之物送贈燕樂婚祭之儀賦

廣雅

卷之四

一

後刑名選舉之公務世重皆執其機善權輕重平物
價交易而退各得其兩世重所至則難者易死者生
低者昂踈者親忿者釋能言者皆訥不勝匹雛者皆
可走烏獲無不立辦否則鮮有遂者又善捐軀遊人
雖碎為錙銖不恨又能自錙銖復為完膚細腰鳶肩
面瑩然文理精密凡世之民無論少長男女貴賤以
至賊盜見者皆歆慕愛樂若嬰兒之覓乳母白日剽
掠昏夜泣哀甘死不避至有假童氏子弟為偽世重
以欺人者亦甘心焉不知其何術能得人歡心如是

然性陰狡易變洽比匪人於貪墨不檢之士則呈身
獻媚以求合且從吏之使化蛇虎飽人膏血於民之
齷齪鄙畜者則窟其榻下潛其櫝中招朋引類月子
歲孫翁翁憐愛甚相得也時或厭倦則輒反噬呼胠
篋鼓回祿擠之囹圄殪之梃刃恩復成怨轉而之他
曾不少顧其無情如此尤不喜清修固窮之士春秋
時惡顏氏之子使之簞瓢屢空死無葬具在漢惡王
孺仲使之販絮自擁黃頭磨齒晉惡陶淵明使之行
丐乞食諸如三子者不可殫舉無不受其凌虐至老

死乃已三子之徒雖不少屈彼方揚揚自得以為能
威福人至 明嘉靖間又惡澈之董子使之飢寒拂
鬱者五十年且言於司命俾食祿安義安義固世重
所棄地也他日歸有訛言者曰董子交驩白世重矣
世重固匿其家於是哄然咸走董子詢世重消息董
子以實告則羣起而怒曰不情哉爰肆為謗詈董子
俛首而受者數月至流離轉徙無所於歸而始信既
三年復置之漢陽漢陽非人所居甚於安義他日歸
貧無立錫僑寓隣境或又訛言曰歸而不至殆世重

黨於董子也懼歸而人之索之也於是復哄然走董
子詢焉董子無以答乃歎曰惡哉白氏之子夫既不
欲親余則已矣而又使人怨余夫人烏得而怨余實
之子之侮余耳夜乃夢細腰鵝肩者一人擲榆而前
曰舉世訛不我敬獨公素輕我我實憾公吾能無翼
而飛無足而行吾之力能登天而入泉公顛踣至此
誰實為之公今服乎否也董子不應覺而思之曰是
已即白氏子也淺夫哉因傳以識之

嘉靖辛丑余歸自江右增茲多口嘗作石羊記

矣今年春還自湖湘多口猶昔也乃作白世重傳以寄所知契一笑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湘陰虛士傳

班竹冠

董穀

湘陰虛士者祝姓觀名字文父者也其人質直中無委曲長身瀟洒文采頽然望之如雲先是嘗有烏溪真逸宦遊橫州見文父悅之既解官挈以歸使從漱上從吾翁游翁謂其子碧里子曰是益友善交之勿輕瀆也他日有玉芝師者善化導人見文父語之曰君甚美質如陳平之玉人皆惜君中無所有吾政喜其虛耳雖然萬里至此踽踽涼涼不適用於用未契道也柰何文父默然惟命芝師于是截長補短痛裁抑

之無愠色已而居然成器碧里子益尊崇之雖生平未始屈人必推文父出一頭地至琢象骨為杖捧持而進之文父見其謙下亦安受之不虛讓嘗曰始吾自愧空空中虛無用而豈知虛之為用大矣天下之用皆自虛出不遇芝師幾虛此生矣吾湘人也因自號湘陰虛士云又曰墨氏之道孟子非之自吾觀之人患不知萬法歸一耳苟知之雖摩頂亦何害哉其所造至是初覺均齊端正久之益圓活眸盞神氣充然似得道者別號泥丸宮主碧里子愈愛敬之凡碧

里子之循雅閒散有山林氣望之儼然異于凡民者皆文父所成就也蓋親厚且三十年如一日往往夜寢亦與之俱間嘗問曰子家世可得聞乎曰子欲知乎吾帝胄也碧里子聳然再請乃曰吾陶唐氏之甥也昔我重華都君御世既久欲賓於天迺南巡蒼梧入九疑山上升二妃追之不及于洞庭之野翠袖相倚呼天而泣淚血殞地龍孫產焉繩其祖武世世惟肖用是蕃衍以至於今實我都君大孝相傳昭代終慕之明驗故我湘陰之譜不可亂也世有居嶰谷者

廣詩史卷之... 湘陰虛士傳
淇澳者渭川者柯亭者黃岡者非不名于天下謂之
鉅族則可以方吾宗則有間矣子知之乎于是碧里
子起謝曰吾固疑子之彬彬神明之後信不類哉
小良史曰余聞湘西祝氏族甚大子弟又咸多能或
業筆床詩函或職為扇或為簾或工桃笙其稚弱者
亦能自竅學鳳鳴中簫管咸器于人然皆以藝役之
至若尊而光恭而安無為而成人可遠觀不可褻玩
者皆莫文父若也然余見其雅量善覆藏成人之美
其與人交白首益相得雖無上人之心而有上人之

德此固非餘子可比數者哉

二月十四夜夢作湘陰虛士詩以題吾斑竹冠
耳中述烏溪翁贈我先子從吾府君并玉芝子
製作之意貼于五畝山房壁間見勾溪西村石
門茶谷又數人同來讀之稱羨余亦甚自喜既
覺不能記一字枕上乘興遂作傳云

廣詩史
本傳

溫惠先生傳

桑

董穀

溫惠先生其先世扶姓東方咸池國人與若木氏家于蓬萊山下吸海氣吞日光得道有至術能幻身成縷乃西入中國佐西陵氏先蚕衣被天下功在萬世故爵之侯而封諸隰謚曰溫惠是為隰溫惠侯至殷有生伊尹佐湯以伐夏者至周有以神藥授扁鵲飲上池水隔垣見一方者神明之胄世濟厥美代天理物故後裔綿永先生為之聞孫不欲忘其所自故以溫惠自號朴茂不華面常皺蹙有憂民之色恒自言

廣詩史 四卷

溫惠先生傳 一

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吾心亦然思天下有寒者猶己寒之也故居不擇地役不辭勞上自后妃貴富之家下至閭閻凡親先生者無不獲益生有輕煖死有冠衾奉上有玄黃為禮有幣帛先生復急急然與之經營晝夜生息春秋匪懈雖濯膚髮折肢體流膏髓不計也先生天性既樂于是無矜容人皆狎而玩之猶庸材焉賞加于無功情篤于艷色其顛倒若是而先生怡然終歲處墻下若不知者蓋先生黃中通理殆聖德不可及

也先生利物之心無窮既錫人之衣猶時出其餘賞使饑者取而食之若蔡順戴勝皆賴焉又貯善藥如蟬蛸白皮者遇疾則施之其惓惓于生人蓋如是也且以餘力造為鞞紙以備書記恒有志於天下四方則揉為藥丸民有生男者往懸諸門其文事武備又如此可占知先生之不器矣

碧里外史曰昔張詠守成都成都士民甚重所謂茗居士者詠既涖即勅民謝絕茗氏延先生而禮之民亦落落耳久之先生教其民製為羨錦遂以奇貨聞

于天下成都由是富甲諸郡韋公之名迄今不衰
近吳浙間獨崇先生先生亦宜之吳浙遂為東南財
賦之首先先生與有功焉余益嘆先生能續先緒無媿
厥祖者哉

其心

孰能

不給生

十五子傳小序

碧里山樵抱憂處困于湫之北鄙遭時大旱澤焦室
磬日既曷矣家人無以為炊憊甚獨起行園見衆植
無言各遂其性緬懷萋楚心實羨之衆植亦對以臆
若有以教我者曾中之累為之一釋回念十載前先
君子命余種樹迄今尚未成林然盤桓間能使余樂
饑亦諸子之良厚也凡十有五種戲為各立一傳貽
知我者一槎云

湫水西湖董穀碩甫題

目錄

大庾山人傳 梅

董仙孫傳 杏

李文林傳 花紅

安中湍傳 榴

雪水衡傳 梨

巴園翁傳 橘

洞庭君傳 柑

周餘生傳 栗

白敢夫傳 銀杏

曲慶仁傳 核桃

朱方傳 柿

東赤心傳 棗

牧正蕢傳 桃

玉華子傳 李

夏貢元傳 櫻桃

大庾山人傳 梅

董毅

大庾山人姓韓氏名英其先世與寒浞同宗惡浞之
逆言於太史氏別族為韓避居嶺表浞既誅滅自是
中原無浞寒氏惟嶺表之族蕃衍布散於大江之南
云英志行清苦潔白有大抱負可方傳說自宋廣平
林君復而下弗論也最愛山樵遂來與同老圃餘子
者皆兄之

董仙孫傳 杏
董仙孫名奉貽以字行遠祖善醫愈疾不責報天大
其後故所在如林尤盛於彭城居雲龍山下者三十
里朱陳村者二十里皆一族無間焉福善之應何昭
昭乎至仙孫猶傳其草金丹法能煉胎經七晝夜化
成金粉刀圭入口白日生羽復不自秘以其方著之
本草真博施無我不愧厥祖者哉

董仙孫傳 杏

董毅

董仙孫名奉貽以字行遠祖善醫愈疾不責報天大
其後故所在如林尤盛於彭城居雲龍山下者三十
里朱陳村者二十里皆一族無間焉福善之應何昭
昭乎至仙孫猶傳其草金丹法能煉胎經七晝夜化
成金粉刀圭入口白日生羽復不自秘以其方著之
本草真博施無我不愧厥祖者哉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柰文林傳

花紅

董毅

文林者柰氏也初名來禽慕魯展禽之風故效之宋高宗時有王謙者愛禽之美好宜人薦之帝帝大重之賜名文林云柰氏之族不甚經見惟後漢王祥為後母所迫依於柰氏雖風雨昏黑不去則其能恤孤睦隣可見矣近有一支在金臺者變姓名曰頻瞞形體魁梧見之者咸譎曰此非文林也何其貌之似文林也怪而問焉裔出柰氏然後知其通譜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雪水衡傳

梨

董毅

雪水衡温伯雪子之後也遠祖在漢得幸於武帝封
為舍消侯雪氏世典水衡故以官稱或曰人也有量
本體汪汪如水之平滿而不溢故曰水衡性恬淡接
人殊有風味以故人渴欲見之或譏其尚有心者則
曰人可以無心哉頽邪心不可有耳大中不偏之體
而無之則生意絕矣人不能難尤好簡冊善紀述人
家有異書欲傳布者則請水衡去使中山毛生子墨
客卿奉鉄筆以從相與剖析登載則忻然就命終老

書林不恨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巴園翁傳

橘

董穀

巴園翁不知其姓名也亦不知其壽或曰璇樞星化而為之惟楚三閭大夫嘗頌之謂其本於后皇漢蘇耽拾其毛髮數莖置井中病者飲之皆愈則無問其年可也翁蓋有道之士急於救世病者雖挫其皮膚以為餌亦無所愛不獨毛髮為然與國老家相善視疾必同往無所不宜蓋聖於醫者也

廣記史略 巴園翁傳

洞庭君傳 柑 董毅
洞庭君不知其所出殆亦異人也與巴園翁氣味極相似體魁梧膚稍壅腫識者亦謂其自清都謫降人世隱於廝後自鬻於江陵李氏居龍陽洲上歲供主人絹數千疋以木奴呼之不較也後與巴園翁遍遊南中碩獨不善醫巴園翁所笑然君亦笑翁之捐捐曰惡用是摩頂放踵利天下哉惟時浞戴山人携斗酒聽黃鸝聲自以為得云

廣記史略 同題君傳七

周餘生傳 栗 董穀

周餘生傳

栗

董穀

周餘生者社其名也濩姓周餘其先世見重於衛文公徙其家於楚丘之傍謂之曰昔夏后氏松姓殷人栢姓吾與爾周人也幾滅於狄非周餘乎曰以氏之社能續其先世閑於邊豆清廟之祭果脯咸具社不至無與成禮故其自立甚固自衛甚嚴人不敢輒犯時至乃撒棘以出釋褐呈玉見者凜然起敬蓋禮法之士楊雄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者也

曲處仁傳

曲處仁字子仁，自胡中來，寓居青州。內美而外惡，青之人咸不齒之。曰：果哉胡也，不適於用，踽踽然無與為侶。後遇白氏之黨，大喜曰：中國亦有類吾者乎！白氏亦驩曰：吾見擯久矣，今得子，吾豈孤哉！遂相與隳墮，為腐儒父之粗去，而精存，乃確然有以自見。人始賞之。今處仁與敢夫乃二氏之後也。

曲處仁傳

核桃

董穀

曲處仁遠祖自胡中來，寓居青州。內美而外惡，青之人咸不齒之。曰：果哉胡也，不適於用，踽踽然無與為侶。後遇白氏之黨，大喜曰：中國亦有類吾者乎！白氏亦驩曰：吾見擯久矣，今得子，吾豈孤哉！遂相與隳墮，為腐儒父之粗去，而精存，乃確然有以自見。人始賞之。今處仁與敢夫乃二氏之後也。

朱方傳

柿

董穀

朱方字方甫處之松陽人多能好事善幻術友人數
之曰昔段成式稱其有七絕則其多能可見矣鄭廣
文家貧無以學書方甫嘗供紙數屋則富而好事可
見矣嘗寓居青龍寺韓昌黎同數友游焉時秋日方
烈赫曦亭午見頽龍萬頭遺郊湍空三足金烏自天
而下啄之精光相射不能正視大駭焉頃更道士以
玻璃碗進靈液照映几席詢之皆方甫所為也則其
善幻又可見矣

東赤心傳

東赤心者安邑人也東之得姓本於東方曼倩善療射武帝以杖扣殿檻叱曰東來東來屢輒奇中大笑曰賜以姓而封諸安邑遂世有其土富與千戶侯等或見其形小而黑以羊矢譏之乃自言曰論人者未可以貌也頃時未我用耳一旦天子稽古右文鑄燧改火必有若李舜者薦我炎炎之勢陽氣畢達而成夏令則向之笑我者且將附我矣

東赤心傳 棗

董毅

東赤心者安邑人也東之得姓本於東方曼倩善療射武帝以杖扣殿檻叱曰東來東來屢輒奇中大笑曰賜以姓而封諸安邑遂世有其土富與千戶侯等或見其形小而黑以羊矢譏之乃自言曰論人者未可以貌也頃時未我用耳一旦天子稽古右文鑄燧改火必有若李舜者薦我炎炎之勢陽氣畢達而成夏令則向之笑我者且將附我矣

東赤心傳 棗

玉華子者琳國人也與仙人韓終善終賴其服食因以不死五十年一成丹食之者壽齊天地相與入中國寓京師嘉慶坊遂又號嘉慶子王安豐者常妬之鑽枯其髓欲使絕嗣而孫枝愈蕃衍貌美亦善幻嘗於春夜化為名姝青衣淡粧與楊氏陶氏扣崔元微請借十八姨自衛人相傳驚異俄而立於苑中縞素續紛委地遍體皆被鳴璫如綠玉可愛信異矣或曰玉華子老聃之父云

玉華子傳

李

董穀

玉華子者琳國人也與仙人韓終善終賴其服食因以不死五十年一成丹食之者壽齊天地相與入中國寓京師嘉慶坊遂又號嘉慶子王安豐者常妬之鑽枯其髓欲使絕嗣而孫枝愈蕃衍貌美亦善幻嘗於春夜化為名姝青衣淡粧與楊氏陶氏扣崔元微請借十八姨自衛人相傳驚異俄而立於苑中縞素續紛委地遍體皆被鳴璫如綠玉可愛信異矣或曰玉華子老聃之父云

卷之四

夏貢元傳

櫻桃

董穀

夏貢元名進字薦之一名含字廷獻漢叔孫通起朝
儀言於高帝令諸州歲貢其科非一獨以進為首舉
同類雖名位素著者莫得而先焉至則必先引見於
太廟而後侍御於天子其見重如此蒞氣滿容色如
赤瑛光彩可鑑見者嘖嘖皆呼之曰貢元貢元杜少
陵在西蜀時對野人談貢元退朝自大明宮出之榮
則在當時獨蒙恩寵可知矣

政為君子所距且污吏輒冒其姓氏而當刑者又命
黥之殊默默不能白漢時編號其類為隄糜凡尚書
令僕悉令給事子雲從獵介之獻賦呼為客卿迺得
與楮國公石鄉侯毛中舍友善楮得其借重石感其
克己毛藉其漸染世論文契必稱四友炎德衰阿瞞
館于銅雀後不聞顯者天寶間玄宗晝行殿上見玄
衣者拜舞盡禮留直秘省安史禍熾同李珣珣渡易
水辟亂于歙珣珣贈以龍紋之衣雙脊之劍能入水
不濡削木成梯故張遇陳朗柴珣輩皆珍愛之陳述

古嘗匿之鍾室以驗盜得實拜黑松使者胡元暉滌
華夏東入吳海澨之陽有繆公子者見其有翰林氣
象風月襟懷為之築軒以居楊鐵崖更其號為璞隱
者仍為叙其世譜繆廢流落淞泖間張九四據吳召
置招賢館相周伯琦輩收錄文翰見九四名號不忤
復入歙之黃山號玄通子隱而不起有欲致之者悉
遣其宗人庸品者應之因有龍氣龍香水晶虹光之
號然皆非真脉也正德初徽彥吳希善遇玄通子于
山泉精舍謂之曰吾知子矣夫子好玄姓以質成厥

用廣遠聿以為名震離煉形火木通明詞林翰苑子
擅威靈百工技藝需子而成子非不用于時慮時之
汎用乎子也玄通子悅遂與希善善而希善事玄道
子益虔松楸問政之壑膠沸新安之源箔麗水之精
金屑甃射之老蚌剝麝臍挹龍漿爬梳不暇苦心焦
思撫摩以安其體搜和以適其味衣之龍文佩之玉
玦秉以圭璋娛以琴瑟錦茵繡藉玉匣珠函優游于
明窓淨几之間欲見之者非介希善不得見也由是
遐邇通共欣華夷同好士林贊頌投札恐後星軺海舶

賓于皇華者罔不稽程延晷以謀一觀乎玄通也玄
通子曰吾先自受知四日以迄今時未有希善余之
遇厚也希善于余並德同光其與圓蓋方輿為久長
者乎

君子曰於維玄通體貞用睿古今賢愚顯晦隨遇會
適山泉爰得知已契踰膠漆法邁張李玄非吳厥成
匪良吳非玄厥名匪章玄與吳斯文之盛遇麗澤之
澗交也諒哉

